# 曹瞞傳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曹瞞傳
輯本
佚名

《三國志》裴注「吳人作《曹瞞傳》」，此文當為三國時吳國人所作。

太祖一名吉利，小字阿瞞。〈《三國志·魏書·武帝紀》，《太平御覽·卷九十三·魏太祖武皇帝》，又《世説新語·假譎第二十七》劉孝標注引〉

嵩夏侯氏子，夏侯惇之叔父，太祖于惇爲從父兄弟也。〈《三國志·魏書·武帝紀》，《太平御覽·卷九十三·魏太祖武皇帝》注引〉

〔太祖〕少好飛鷹走狗，游蕩無度，其叔父數言之於嵩。太祖患之，後逢叔父於路，乃陽敗面喎口；叔父怪而問其故，太祖曰：「卒中惡風。」叔父以告嵩。嵩驚愕，呼太祖，太祖口貌如故。嵩問曰：「叔父言汝中風，已差乎？」太祖曰：「初不中風，但失愛於叔父，故見罔耳。」嵩乃疑焉。自後叔父有所告，嵩終不復信，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。〈《三國志·魏書·武帝紀》，又《太平御覽·卷九十三·魏太祖武皇帝》、《太平御覽·卷七百四十三·疾病部六·陽病》引。《世説新語·假譎第二十七》劉孝標注引作「少好譎詐，遊放無度」。〉

〔及爲洛陽北部尉，〕初入尉廨，繕治四門。造五色棒，縣門左右各十餘枚，有犯禁者，不避一作「問」豪彊，皆棒殺之。後數月，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，即殺之。京師斂迹，莫敢犯者。近習寵臣咸疾之，然不能傷，於是共稱薦之，故遷爲頓丘令。〈《三國志·魏書·武帝紀》，《太平御覽·卷九十三·魏太祖武皇帝》。又《太平御覽·卷三百五十七·兵部八十八·棓》引「為洛陽北部尉，繕治四門，造五色棒，懸門左右各數十條，有犯禁者，不避豪強，輒棒殺之」。〉

自京師遭董卓之亂，人民流移東出，多依彭城間。遇太祖至，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，水爲不流。陶謙帥其衆軍武原，太祖不得進。引軍從泗南攻取慮、睢陵、夏丘諸縣，皆屠之；雞犬亦盡，墟邑無復行人。〈《三國志・魏書・荀彧傳》〉

曹操破梁孝王棺，收金寶。天子聞之哀泣。〈《昭明文選・卷四十四》注引〉

公聞攸來，跣出迎之，撫掌笑曰：「子卿遠來，吾事濟矣！」既入坐，謂公曰：「袁氏軍盛，何以待之？今有幾糧乎？」公曰：「尚可支一歲。」攸曰：「無是，更言之！」又曰：「可支半歲。」攸曰：「足下不欲破袁氏邪，何言之不實也！」公曰：「向言戲之耳。其實可一月，爲之柰何？」攸曰：「公孤軍獨守，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，此危急之日也。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，在故市、烏巢，屯軍無嚴備；今以輕兵襲之，不意而至，燔其積聚，不過三日，袁氏自敗也。」公大喜，乃選精銳步騎，皆用袁軍旗幟，銜枚縛馬口，夜從間道出，人抱束薪，所歷道有問者，語之曰：「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，遣兵以益備。」聞者信以爲然，皆自若。既至，圍屯，大放火，營中驚亂。大破之，盡燔其糧穀寶貨，斬督將眭元進、騎督韓莒子、呂威璜、趙叡等首，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，未死，殺士卒千餘人，皆取鼻，牛馬割脣舌，以示紹軍。將士皆怛懼。時有夜得仲簡，將以詣麾下，公謂曰：「何爲如是？」仲簡曰：「勝負自天，何用爲問乎！」公意欲不殺。許攸曰：「明且鑒於鏡，此益不忘人。」乃殺之。〈《三國志・魏書・武帝紀》注引。《太平御覽・卷三百五十七・兵部八十八・銜枚》作「公將襲袁紹軍，乃選精銳步騎，皆銜枚、縛馬口，夜從間道出，人抱束薪至紹圍屯，大放火，營中驚亂，大破之」。《太平御覽・卷三百十五・兵部四十六・掩襲上》亦引。〉

〔袁〕買，尚兄子。〈《三國志・魏書・袁紹傳》注引〉

遣候者數部前後參之，皆曰「定從西道，已在邯鄲」。公大喜，會諸將曰：「孤已得冀州，諸君知之乎？」皆曰：「不知。」公曰：「諸君方見不久也。」〈《三國志・魏書・武帝紀》注引〉

時寒且旱，二百里無復水，軍又乏食，殺馬數千匹以爲糧，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。既還，科問前諫者，衆莫知其故，人人皆懼。公皆厚賞之，曰：「孤前行，乘危以徼倖，雖得之，天所佐也，顧不可以爲常。諸君之諫，萬安之計，是以相賞，後勿難言之。」〈《三國志・魏書・武帝紀》注引〉

操與馬超戰，一作「公」將過河，前隊適渡，超等掩至，操恚，一作「公」猶坐胡牀不起。張郃等見事急，〔共〕引操一作「公」入船〔得渡〕。河水急，北渡，流四五里，超等騎追射之，矢下如雨。諸將見軍敗，不知公所在，皆惶懼，至見，乃悲喜，或流涕。公大笑曰：「今日幾爲小賊所困乎！」〈《三國志·魏書·武帝紀》注引，又《藝文類聚·卷七十》、《北堂書鈔·卷一百三十五》引〉

操與馬超分兵一作「操征馬超」，隔渭水。時公軍每渡渭，輒為超騎所衝突，營不得立，地又多沙，不可築壘。婁子伯說〔公〕曰：「今天寒，可起沙爲城，以水灌之，可一夜而成。」 公從之，乃多作縑囊以運一作「湮」水。夜渡兵作城，比明，城立。由是公軍盡得渡渭。〔超、遂數挑戰不利。操縱虎騎夾擊，大破之。超、遂走凉州。〕〈《三國志·魏書·武帝紀》注引，又《太平御覽·卷七十四·地部三十九·地》、《北堂書鈔·卷一百一十六》、《北堂書鈔·卷一百五十九》引，《水經注集釋訂訛·卷十九》注引，《後漢書·獻帝紀》注引〉

曹公征張魯至陽平，張魯使弟衛據陽平關，橫山築城十餘里。攻之不拔，乃引軍還。賊見大軍退，其守備懈，公乃密遣騎將等乘險夜襲，大破之。〈《太平御覽·卷三百十五·兵部四十六·掩襲上》〉

廬江太守劉勛理明城，恃兵强士勇，橫于江、淮之間，無出其右者，孫策惡之。時已有江左，自領會稽太守，使人卑辭厚幣而說之曰：「海昏上繚宗人，數欺下國，患之有年矣。擊之路由不便，幸因將軍之神武而臨之。且上繚國富廩實，吳娃越姬，充于後庭，明珠大貝，被于帑藏，取之可以資軍。雖蜀郡成都金碧之府，未能過也。策願舉敝邑士卒以爲外援。」勛然之。劉曄諫曰：「上繚雖小，而城堅池深。守之則易，攻之則難，不可旬月而拔也。且見疲于外而國虛于內。孫策多謀而善用兵，乘虛襲我，將何禦之？而將軍進屈于敵，退無所歸。羝羊觸藩羸其角，不能退不能進，其在茲乎？」勛不從。遂大興師伐上繚，其廬江果爲策所襲。勛窮蹙，遂奔曹公。〈《太平御覽·卷三百十五·兵部四十六·掩襲上》〉

吕布有駿馬名「赤兔」，常騎乘之。時人為之語曰：「人中有吕布，馬中有赤兔。」〈《三國志·魏書·呂布傳》、《太平御覽·卷八百九十七·獸部九·馬五》，又《藝文類聚·卷九十三》引〉

公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，后閉戶匿壁中。歆壞戶發壁，牽后出。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，

后被髮徒跣過，執帝手曰：「不能復相活邪？」帝曰：「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。」帝謂慮曰：「郗公，天下寧有是乎！」遂將后殺之，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。〈《三國志·魏書·武帝紀》注引〉

（昔太祖為洛陽北部尉）爲尚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。及公爲王，召建公到鄴，與歡飲，謂建公曰：「孤今日可復作尉否？」建公曰：「昔舉大王時，適可作尉耳。」王大笑。〈《三國志·魏書·武帝紀》注引〉

是時南陽間苦繇役，音於是執太守東里褒，與吏民共反，與關羽連和。南陽功曹宗子卿往說音曰：「足下順民心，舉大事，遠近莫不望風；然執郡將，逆而無益，何不遣之。吾與子共戮力，比曹公軍來，關羽兵亦至矣。」音從之，即釋遣太守。子卿因夜踰城亡出，遂與太守收餘民圍音，會曹仁軍至，共滅之。〈《三國志·魏書·武帝紀》注引，又《廣韻》引〉

（軍還洛陽）王更脩治北部尉廨，令過於舊。〈《三國志·魏書·武帝紀》注引〉

桓階勸王正位，夏侯惇以爲宜先滅蜀，蜀亡則吳服，二方旣定，然後遵舜、禹之軌，王從之。及至王薨，惇追恨前言，發病卒。〈《三國志·魏書·武帝紀》注引〉

王〔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，〕使工蘇越〔徃〕徙美梨一作「梨」，掘之，根傷盡出血一作「根盡血出」。越白狀，王躬自視之，以為不祥，還遂寢疾。〈《三國志·魏書·武帝紀》注引，又《藝文類聚·卷八十六》、《御定佩文齋廣羣芳譜·卷五十五》注引〉

太祖一作「操」爲人佻一作「輕」易無威重，好音樂，倡優在側，恒一作「常」以日達夕。被服輕綃一作「絹」，身自佩小囊囊，以盛手巾細物，時或冠帢一作「祫」帽以見賓客。每與人談論，戲弄言誦一作「辭」，盡無所隱，及歡悅大笑，至以頭沒一作「投」柸案中，肴膳皆沾污一作「洿」巾幘，其輕易如此。然持法峻刻，諸將有計畫勝出己者，隨以法誅之。及故人舊怨，亦皆無餘。其所刑殺，輒對之垂涕嗟痛之，終無所活。〈《三國志·魏書·武帝紀》，《太平御覽·卷九十三·魏太祖武皇帝》。又《北堂書鈔·猜忌六十六》引「有勝已者以法誅之」。〉

初，袁忠爲沛相，嘗欲以法治太祖，沛國桓邵亦輕之，及在兗州，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

祖，太祖殺讓，族其家。忠、邵俱避難交州，太祖遣使就太守止燮盡族之。桓邵得出首，拜謝於庭中，太祖謂曰：「跪可解死邪！」遂殺之。〈《三國志・魏書・武帝紀》〉

嘗出軍，行經麥中，令「士卒無敗麥，犯者死」。騎士皆下馬，付一作「指」麥以相付，於是一作「時」太祖一作「操」馬騰入麥中，勑主簿議罪；主簿對以春秋之義，罰不加於尊。太祖曰：「制法而自犯之，何以帥下？然孤爲軍帥，不可〔自〕殺，請自刑。」因援劒一作「刀」割髮以置地。〈《三國志・魏書・武帝紀》，又《太平御覽・卷九十三・魏太祖武皇帝》、《太平御覽・卷八百三十七・百穀部二・米》、《太平御覽・卷八百三十・資產部十・量》引，《藝文類聚・卷十七》亦引〉

又有幸姬常從晝寢，枕之卧，告之曰：「須臾覺我。」姬見太祖卧安，未即寤，及自覺，棒殺之。〈《三國志・魏書・武帝紀》注引〉

常討賊，廩穀不足，私謂主者曰：「如何？」主者曰：「可以小斛以足之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後軍中言太祖欺衆，太祖謂主者曰：「特當借君死以猷衆，不然事不解。」乃斬之，取首題徇曰：「行小斛，盜官穀，斬之軍門。」其酷虐變詐，皆此之類也。〈《三國志・魏書・武帝紀》，又《太平御覽・卷八百三十七・百穀部一・穀》引，《世説新語・假譎第二十七》劉孝標注引，《藝文類聚・卷八十五》亦引〉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